

George Orwell

# 动物农场

Animal Farm

〔英〕乔治·奥威尔 著 荣如德 译

译文经典  
YIWENJINGDIAN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 Orwell

# 动物农场

**Animal Farm**

[英] 乔治·奥威尔 著 荣如德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动物农场/(英)奥威尔(Orwell, G.)著;荣如德译.
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8.6(2009.3重印)

(译文经典)

书名原文:Animal Farm

ISBN 978-7-5327-4541-8

I. 动… II. ①奥…②荣… III. 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43706号

George Orwell

**ANIMAL FARM**

动物农场 [英] 乔治·奥威尔 / 著 荣如德 / 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890×1240 1/32 印张4.5 插页3 字数60,000

2008年6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3次印刷

印数:9,201—14,200册

ISBN 978-7-5327-4541-8/I·2571

定价:15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: T: 021-56474588

## 译本序

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(1903—1950)于1944年初完成《动物农场》。这本有着童话的外表，却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薄薄小书出版以后，令奥威尔声誉鹊起，它和作者另一部反乌托邦名作《一九八四》一起，为奥威尔成为20世纪最杰出作家之一奠定了基石。

因为《动物农场》，让不少评论者把奥威尔跟英国讽刺文学大师乔纳森·斯威夫特相提并论，后者的《格列佛游记》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，同样是貌似童话，同样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奥威尔的一生及写作都与政治紧密相联，

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，他坦然承认“过去的全部十年中，我最想做的，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”（《我为何写作》）。奥威尔时常流露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特点，经常凭冲动行事，他的一生在政治上也有过曲折的发展道路，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的政治观，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。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他从小可以说是个帝国主义者，小学时，他写过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歌，从著名的伊顿中学毕业后，更是当上了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，但是短暂的警察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对者，让他毅然辞去这份薪水不薄的工作。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了几年后，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，却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，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。我们看到的，是一个从良知出发，对社会公正有着执著追求的人，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·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：“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、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，为社会正义斗争过，并且相信最根本的，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。”

奥威尔写作《动物农场》以及后来的《一九八四》并非偶然，1937年，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，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。（“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，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。1936年以来，我所写的每一行

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，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。”)奥威尔 1936 年底去西班牙参战，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，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。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，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、民主，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、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，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，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，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。以童话形式写成的《动物农场》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。

谈完了《动物农场》的政治意义，也应该肯定这本书的文学价值。完成《动物农场》之前，奥威尔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，即弃用花哨的词藻，文风平实有力，时时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念及真诚。《动物农场》也是如此，它篇幅虽然不长，却作为童话、作为讽刺作品都堪称完美，并且经常被认为是英语的典范文本，成为学习的对象。

奥威尔在完成写作时，正处于二战中的英国与苏联尚是盟国，《动物农场》的讽刺主题让它显得有些不合时宜，出版也颇费周折，最终面世前，被 5 家出版社拒过稿。而到 1945 年 8 月出版

后，在冷战初露端倪的背景下，《动物农场》很快成为畅销书。后来随着全面冷战的开始，这本书更是和《一九八四》等书一起，被用作冷战的宣传工具，结果在不少人眼里，让无论是奥威尔，还是他的作品，都和“宣传”牢牢挂上了钩。但是冷战已结束久矣，就连《动物农场》直接讽刺的对象苏联也早已灰飞烟灭，而奥威尔的这两本书至今流行不衰。上世纪末即将结束时，在蓝登书屋的《当代文库》评选的20世纪百大英语小说中，奥威尔的这两本书双双入选，而且排名非常靠前。《动物农场》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，在中国也知音不少，在内地首次出版后的近二十年来，至今已经有了七八个译本，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。

这本书的出版之初，奥威尔在伦敦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，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年人读物那边，如今我们知道，奥威尔是多虑了，我们读这本书，应该不会忽略奥威尔在讲述一个动物童话的同时，向我们发出的郑重警告或者预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，《动物农场》具有永恒的价值。

孙仲旭

## 第一章

庄园农场的琼斯先生，过夜前倒是把鸡舍一一上了锁，可实在因为酒喝得太多，还有好些旁门小洞却忘了关上。他打着趑趄走过院子，手里提的一盏灯的环状光影也跟着晃来荡去。一进后门，赶紧甩腿踢掉脚上的靴子，先从洗碗间的啤酒桶里汲取了这天的最后一杯，然后往琼斯太太已经在那儿打呼噜的床上走去。

卧室里的灯光刚一熄灭，一阵轻微的响动顿时席卷农场里所有的圈棚厩舍。日间就已有所传闻，说是老少校——也就是那头曾经获奖的公猪——头天夜里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想要讲给别的动物听听。此前已经约定，但等拿得稳琼斯先生不会来搅局了，所有的



动物马上到大谷仓集合。老少校(大伙一直都这么叫他,虽然昔年他参展时的报名是维林敦帅哥)在农场里真可谓德高望重,每一只动物都不惜少睡个把小时,十分乐意来听听他要讲些什么。

大谷仓的一端有个稍显隆起的平台,少校已然给安置在那儿铺了干草的一张床上,从梁上挂下来的一盏灯就在他上边,挺舒坦。他有一十二岁了,近来颇有些发福,但他仍不失为一头相貌堂堂的猪,俨然一位睿智的忠厚长者,尽管事实上他的犬牙始终没有长出来。过不多久,其余的动物也开始陆续到场,并按各自不同的习惯安顿停当。最先来的是三条狗,分别叫做蓝铃铛、杰茜和钳爪;接着到的几头猪当即在平台前安营扎寨。一个个母鸡栖留在窗台上;有几只鸽子扑棱棱飞上了椽子;牛羊们在猪后面趴下来,开始倒嚼。两匹拉套干重活的马,一匹叫拳击手,一匹叫紫苜蓿,是齐头并进一起来的。他俩走得非常慢,毛茸茸的大蹄子踩到地上时十分小心翼翼,生怕干草里会藏着什么小动物似的。紫苜蓿是一匹母性洋溢的壮实雌马,现在步入其中年期,在生育过四胎之后,她再也没能重塑自己昔日的体态风韵。拳击手则是个庞然大物,几乎有六英尺高,论力气顶得上寻常的马两匹合起来那么大。顺着他鼻梁长就白白的一道毛色,使他的相貌总有那么点儿傻里傻气,而他的智能也确实算不上出类拔萃,不过凭着其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惊天动地

的干劲，他还是到处赢得大家的尊敬。继两匹拉套马之后到达的是白山羊慕莉尔和驴子本杰明。后者在农场里算得上最资深的动物，脾气也是最坏的。他难得说话，一旦开口通常会发表一些冷嘲热讽的怪论，例如他会说上帝赐给他尾巴以便驱赶苍蝇，然而他宁愿尾巴和苍蝇都不要。在农场的动物中，惟独他从来不笑。倘若被问到这是为什么，他会说他看得出来有什么值得一笑。不过，他对拳击手倒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尽管并不公开承认这一点；他俩每每一块儿到果园后面的一小块牧地去共度星期天，互相紧挨着吃草，可就是从不搭话。

现在言归正传，拳击手和紫苜蓿两匹马刚趴下来，便有一窝子失去了母亲的小鸭有气无力地细声叫着鱼贯而入，一边左顾右盼，想找一块他们不至于被踩踏的地方。紫苜蓿用她一条巨大的前腿杈当一堵墙，把小鸭子围拢来，于是他们就在这围子里边安身，并且迅即睡着了。临到最后时分，给琼斯先生拉双轮轻便车的莫丽，那匹长得挺俊、却相当愚蠢的白母马，才故作娇媚状扭摆着腰肢进来，嘴里还嚼着一块方糖。她找了块比较靠前的地儿，开始甩她的白色鬃毛卖俏，指望吸引大家注意扎在那上面的红缎带。末了一个来到的是一只猫，她照例环视四周，先看看哪儿最暖和，最后生生地从拳击手和紫苜蓿之间挤了进去；少校讲话时她从头至尾一直在

那里发出轻微的呜噜声表示心满意足，少校说些什么她连一句也没在听。

现在所有的动物都已到齐，只除了摩西——那是一只驯化了的乌鸦，在后门背后的横木架上睡觉。少校见大伙都已安顿到位，正打点起精神来等他发言，便清了一下自己的嗓子，开始说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已经听说昨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。但是，关于那个梦我待会儿再谈。我有别的事儿要先说。同志们，我恐怕没有好几个月跟你们在一起了，在我去世之前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所获得的智慧传给你们。我这辈子活得够长的了，当我独自躺在圈里的时候，曾有很多时间静心思考，我认为自己可以说：我懂得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且懂得不比如今活着的任何动物差。我想要对你们讲的就是这档子事儿。

“那么，同志们，我们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呢？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吧：我们的生命是悲惨的，劳苦的，和短促的。我们生了下来，供给我们的食物仅仅够维持我们的躯体里始终有一口气，我们当中那些能活下来的，就被强迫干活，直到筋疲力尽；一旦我们的使用价值到了尽头，我们立马就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残酷杀戮。在英格兰，动物只要满了一岁，便再也知道什么叫做快乐或休闲。在英格兰，动物是没有自由的。动物的一生只有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份

儿。这是明摆着的事实。

“那么这会不会纯粹是自然条件决定的呢？莫非由于我们这儿地穷土薄，没法让在此居住的生灵过上体面的生活呢？不，同志们，一千个不，一万个不！英格兰的土壤是肥沃的，气候是适宜的，哪怕需要养活的生灵数量远远大于如今在此居住的动物总数，也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丰饶富足的食物。单单我们这一个农场就养得起十二匹马、二十条牛、几百只羊，并且能让他们全都活得既舒服又有尊严——那简直是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。可我们又为什么总是活得这样窝窝囊囊、可怜巴巴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果几乎全部被人类从我们身边偷走了。同志们，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。它可以归结为简简单单的一个字——人。人是我们仅有的真正仇敌。只要把人赶下台，造成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的根本原因便可永远铲除。

“所有生灵中唯独人是光消费不生产的。人不会产奶，不会下蛋；人力气太小，拉不动犁；人跑得不够快，逮不着兔子。然而人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子。人使唤动物干活，却只给动物少得不能再少的一点回报，仅仅为了不让他们饿死，而其余的部分悉数被人据为己有。我们的劳作耕耘着土壤，我们的粪便给土壤施肥，然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，除了自己身上的一张皮以外，什么也捞不到。

我且问问眼前的几条奶牛，过去的一年里头，你们产了几千几万加仑奶呀？这些本该用于哺育健壮牛犊的奶都到哪儿去了？这些奶每一滴都让我们的敌人喝掉了。还有你们这些母鸡，过去一年内你们总共下了多少蛋，这些蛋中间有多少孵成了小鸡？其余的蛋全都卖到市场上去，给琼斯他们带来了钱。还有你，紫苜蓿，你生过四只小马，有了他们你原本可以老有所靠，老有所乐，可是他们都在哪儿啊？他们每一只都是刚满一岁就给卖掉的，从此以后哪一只你都休想再见到啦。你前后生育过四胎，在地里一贯勤劳苦干，可是这一切又换来什么回报？除了你那份紧巴巴的饲料配额和一间马棚，你还得到过什么？

“然而，即便是我们这种悲惨的生命，也不让走到顺乎自然的尽头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并不抱怨，因为我的运气算是不错的。我活了一十二年，我的孩子共有四百多。这才是一头猪顺乎自然的一生。可是没有动物最终能逃脱挨残酷一刀的下场。就说眼下坐在我前面的那几只肥小猪吧，不出一年，你们一个个都将在屠宰前没命地惨叫。如此可怕的厄运一定会临到我们大家头上——奶牛也罢，猪也罢，鸡也罢，羊也罢，一只也逃不了。即便是马和狗的命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以你拳击手为例，一旦你的那些了不起的肌肉失去了原有的膂力，琼斯立刻就把你卖给收老弱病马的贩子，让

他先宰了你，再把你煮熟了喂猎狐犬。至于狗么，等他们老掉了牙，琼斯会在他们脖子上拴一块砖，把他们就近沉入随便哪个水塘。

“同志们，可见我们这种生活的万恶之源完全在于人类的专制统治，这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吗？只要摆脱人的统治，我们的劳动成果就是我们自己的了。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能变得富足、自由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干呢？毫无疑问，必须白天黑夜连着干，全身心投入工作，为把人类拉下马！同志们，我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，那就是：造反！我不知道那场造反运动什么时候来临，可能过一个星期，也可能要过一百年，但我知道，就像看到我脚下踩着干草一样确信无疑，正义迟早必定会得到伸张。同志们，你们的余生已为日无多，这一点要始终铭记在心！最最要紧的是，必须把我带来的这个信息传给你们的后代，这样代代相传就能把斗争继续下去，直至赢得胜利。

“要记住，同志们，你们的决心千万不能动摇。切不可让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。要是有人对你说，人和动物有共同利益，人富即动物富，那都是谎话，绝对听不得。人只为自己谋利益，不为其他任何动物谋利益。我们动物之间在斗争中必须完全团结一致，建立真正的同志情谊。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仇敌。所有的动物

都是同志。”

就在此刻发生了一阵把大伙吓得够呛的骚动。刚才少校发言的时候，有四只大老鼠从他们的洞里爬了出来，后腿和屁股着地坐在那儿听老公猪讲话。在场的几条狗突然发现了他们，老鼠们全靠一个箭步蹿回洞里才得以保住性命。少校举起一只爪子示意保持安静。

“同志们，”他说，“这儿有档子事儿必须得做个决定。像大老鼠和野兔之类非家养的生灵——他们算是我们的朋友还是仇敌？我们就来进行表决。我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大会：大老鼠算不算同志？”

表决当即举行，赞成认大老鼠为同志的占压倒多数。反对者只有四票，即三只狗加一只猫。事后发现，猫既投了反对票，又投了赞成票。少校接着说：

“要说的我几乎都说了。我只是再次提醒大家，永远牢记你们肩负的责任，对待人类及其举止行为，必须持敌视态度。凡是两条腿行走的，那就是敌人。凡是四条腿行走或者长翅膀的，那就是朋友。同样必须记住，在反抗人类的斗争进程中，我们切不可落到去仿效人类的地步。即使你们征服了人类，也不得把他们的恶习继承下来。动物任何时候都不准住在房子里，或睡在床上，或身穿衣

服，或喝酒，或吸烟，或接触钱币，或参与买卖。人类所有的习惯都是邪恶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动物不得欺压自己的同类。不分强弱，无论贤愚，我们都是兄弟。凡动物都不可杀任何别的动物。凡动物一律平等。

“同志们，现在我要把昨夜我做梦的事告诉你们。我没法向你们描述那场梦的情境。那是关于将来人类消亡以后这片土地会是什么情形的一个梦。但它令我想起我久已忘怀的一些事情。好多年以前，那时我还是一头小猪，我母亲和另外几头母猪经常唱一支老歌，她们只会哼那歌的曲调，不会唱词儿，只知道开头的六个字。小时候我也学会了哼那曲调，但它从我记忆中消失已经很久很久了。不料昨夜，它又回到我的梦中来了。可还有更绝的，那支歌的词儿也回来了——我相信那正是很久很久以前动物们所唱的歌词，后来失传已有好多好多年代。同志们，现在我要把那支歌唱给你们听。我老了，嗓子早已沙哑；不过，等我把曲调教给你们以后，你们自己可以更好地唱给自己听。歌的名儿叫《英格兰的生灵》。”

老少校清了一下嗓子，开始唱歌。他说得没错，他的嗓子确实已经沙哑，但能唱成这样，已经够难为他了。那曲调相当煽情，有些介于《克莱门汀》和《拉库库拉恰》之间的那种味道。歌词



是这样的：

英格兰的生灵，爱尔兰的生灵，  
不论你属于哪方水土，哪儿出生，  
都来听我唱一唱  
未来黄金时代的美好前景。

这一天总会来的，无非迟或早，  
人类的暴政一定要推倒，  
英格兰的千里沃野  
将全由生灵们驰骋逍遥。

穿透我们鼻孔的铁环必将悄亡，  
挽具也要搬离我们的背梁，  
让嚼子和马刺永远生锈去吧，  
狠毒的鞭子再也不可能抽响。

大麦和小麦，燕麦和草料，  
紫苜蓿、糖萝卜，还有豆子嚼，